

萨冈

Françoise Sagan

[法] 弗朗索瓦兹·萨冈 / 著
李焰明 / 译

Un orage immobile
平静的风暴



〔法〕弗朗索瓦兹·萨冈 / 著

李焰明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静的风暴/ (法) 萨冈著; 李焰明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308-08411-6

I. ①平… II. ①萨…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7627号

平静的风暴

[法] 萨冈 著 李焰明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罗 丹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常言道文化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90千
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411-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 * *

如果某天哪位读者看到这些文字（假如出于作者盲目的虚荣心或纯属偶然，我没有把这些文字销毁的话），那他首先要知道我之所以开始讲述 1832 年夏天及随后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并非是要把这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而仅仅是回忆那段往事。他尤其必须知道，对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的人，不管是刽子手还是受害者，或者像我这样无能的见证人，我寄希望于他们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忘却。永远忘却，彻底忘却。这种忘却很沉重，就像在这个可爱的阿基坦地区度过的第一个夏天那么难以忍受。那年夏天气候极其恶劣。

我老了，不可能理所当然地再去爱什么人。要是我像许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那样，说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你一定不信。唉，那你就错了。因为几年后，当人们将我的躯体埋进内萨克^[1]的小公墓雪松下时，就在一个好

[1] 法国西南部地区夏朗德省的一个市镇。

心人为我的死悲痛的时候，有个坏蛋却在那儿幸灾乐祸，可他也是白高兴。他看到的是我行将就木的尸体。我死了已经有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只是逃离了那些灼热的夏天而已。

1832年，我三十二岁。岁数不小，但还是个年轻人，并且幼稚无知。我那时单身，继承了外省最好的一个公证人的职位，这么说来我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甚至可以说是个漂亮的男子，如果大家看重的不是我的风度而是我的身体的话。在别人看来，我的头发长得很低，额头的高度适中，一双猎狗的眼睛总是带着傲慢的神情，嘴很端正，翘下巴，长而尖，宽厚的肩膀，我的身体强壮，肉红色的肌肤便是证明。唯一让我没有自信的是，我的手很长，手指纤细，总是受到女人的赞美。女人……在巴黎当学生那会儿，我曾愚蠢地爱上了一个名叫西尔塞的外省姑娘，从而不能自拔，当然她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此外，我与几个令人失望的夫人有过短暂的爱情，还低三下四地对几个年轻姑娘献过殷勤，以为不久就会娶上她们，从她们那儿我总算知道女人是什么。我真心爱过的女人是一个名叫埃莉萨的姑娘，她是我母亲的贴身女仆。但是，经历了一年惊慌不安的爱情后，埃莉萨不顾我的乞求，毅然离开了我，

一桩或许不该发生的丑闻就这样避免了。在这么多女人中，唯有埃莉萨爱过我，虽然不是全心全意，却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温暖。但只是一点点温暖而已。我的余生不是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就是灰心丧气，我想这恐怕不仅仅是我这个年轻人也是我同时代、同一阶层的外省单身男子的共同遭际吧。

1832年，昂古莱姆像应该的那样有了自己的小集团，并且像应该的那样受到绰号为“铁嘴”的省长夫人阿泰米斯·奥贝克的严厉对待。这位省长夫人曾一度燃起我的激情，此情居然持续了十八个月之久。这个省长夫人个头很高，身材苗条，满头金发，嗓门尖，并且已上了年纪。现在，有时我还为自己觉得她那么有魅力而愤愤不已。应该说那时我才二十岁，头脑发热在情理之中，想到这场爱情，我至今仍感到羞愧。需要补充的是，别人都没有像我这样觉得她那么十全十美而备受煎熬。阿泰米斯因其私人财富（有人说是利用她父亲的职权从移民那儿掠夺来的）让她的丈夫和求爱者们对她百依百顺，同时也让他们尽享奢华的生活。因此，十年来，在她统治期间总有舞会、诗歌朗诵会、野餐、精美的夜宵等等。未受到她的邀请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不按时赴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正如有人常常忘了接见日，有时她也借机疏忽一些邀请：这会在整整一

个季度里引起轰动。

我这么严厉地说一个女人，而且是我曾经爱过一年半的女人，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但她就是这种人。你确实必须十分年轻，才会因为别的男人而摆脱对一个女人的幻想。你确实必须头脑十分清醒，这样，女人无需借助任何外力独自一人就能摧毁你的心。为此，你甚至必须不抱任何幻想，然后忧伤而羞愧地死去。

* * *

但我迷路了。此刻是1832年春，我们在昂古莱姆。尽管发生了一些社会动乱，路易·菲利普仍然统治着法国，富人还是富人，穷人依旧是穷人，资产阶级很满意，这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政治晴雨表。阿基坦地区晴空万里……必须对阿基坦有所了解才能欣赏这个故事。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位读者，一个理想而有趣的读者，他当是个轻信的人，立即被我的散文所感染而振奋起来。嘲弄在等着我，管他呢！有什么比我此刻注视着我的手更重要的事呢？瞧，我的手依然那么漂亮，只是现在青筋暴起，像一根根绳索，我的手往一个蓝色小符号上添了一个蓝色小符号，从雪白的墨水瓶里出来的深蓝色墨水扔在这厚厚的纸上，而这纸也极白，像覆盖着一层面粉。我起草最无足轻重的公证书时从未有这种体会：因为这里需要某种东西，就像作家写作时所描绘的神奇童年……哪怕所有这些符号都无用，他们所从事的是毫无价值的事业。反正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状况就是这样，这再清楚不过了。我家——

农民称之为“城堡”，贵族称之为“巨大的建筑物”，资产阶级则按他们的实用语言称其为“住所”——我家屋子顶层的窗户正对着夏朗德省的一个风景区，那是一片广袤的矮山丘，被翠绿的草原所环抱，极目望去是四周种着桦树的金色田野，一条平静的小河将平原隔开，分成两部分。一望无际的天空向远处延伸，落日时分能看见西边的天空布满朵朵小云彩，有玫瑰色、白色、蓝色和鲜红色，那是些圆形的盘旋云彩，不仅没有减少该地区这片天空从未间断的占有行为，还躺在我们的草地上，笼罩着我们的教堂、小镇，在我们地区上空铺起了床，从一个地平线伸展到另一个地平线，一天又一天，连一根麦穗、一株草都不放过。如果说这里的天空与别处不同，那是因为，在这里，天空更近，太阳更直接，夜晚更黑，风更肆虐，冬天更萧条。这里的房屋都是圆形的，但并不臃肿，一般来说都很漂亮，不是灰色的就是白色的，看上去像颗人头，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有一扇别致的门，从而区别于博斯鼓凸的方形屋，也与南方玫瑰色的更高更窄的房子不同。这里，人们相互依赖，形成独特的风俗。人们热情好客却不过分亲热，诚实却不严肃，快乐而不放荡。总之，这儿的人都为自己的邻居而自豪。

1832年，最让我们昂古莱姆人和圣东日人感到骄傲的

一个女人来到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我们身边。她不是假巴黎人或怪癖的外地人，而是我们这地方的人，一个接受我们的教育、按我们的风俗和习性培养的女人，这女人是法国人，这自然不必说，但她首先是我们省的人。她叫弗洛拉，全名是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雅尔纳克^[1]的一个小的旧贵族，其城堡如当地贵族说的那样四十年间几乎无人照管。马尔热拉斯夫妇是最后离开我们地区的人，他们得知在法国人们不再砍贵族的头；他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独生女弗洛拉，她是在流放期间的1805年出生的。后来，弗洛拉结婚，接着又成了寡妇，父母见她很伤心，曾想带她回老家；他们离开了英国，后来又在那儿离世；现在弗洛拉回来了。总之，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尔热拉斯一家，从未听人谈起过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

她是春天来的，之前在巴黎住了两年。她在那儿学习母语，讲得一口流利的法文，不过带有一点英国口音。她是从首都巴黎这个最具魅力最危险的地方开始了解法国的。巴黎仍然是一个最令人振奋的地方。弗洛拉在伦敦成了寡妇，她要是继续待在那儿，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婚。而

[1] 夏朗德省的一个市镇。

在巴黎，她来的时候是寡妇，很快就成了待嫁的少妇。她独居了两年，拒绝了好几个人的求爱，她似乎不愿脱去寡妇的身份，尽管这让她感到很不舒服。有些女人生来就是寡妇的命，有孩子却没了丈夫，正如有些女人生来就注定一辈子都是老姑娘，而有些女人是做妻子的料，还有些女人只配做情妇。显然，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属于后两类。她生来是为了与男人一起生活，但这个男人必须爱她，给她一个舒适的家。她的第一任丈夫德斯蒙德·奈特就是这样的男人，五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对她关爱备至，她坦然受之并毫无保留地以全部的爱回报了他。他们相爱，相知，彼此信任，身体、心灵和大脑处于和谐的状态。当德斯蒙德骑士的马独自回到马厩时，就像连载小说中写的那样，弗洛拉只有二十四岁。她来到昂古莱姆的时候二十六岁。1835年夏末，准确地说9月23日，她已经三十岁了，不过这个年龄对谁都不再重要，对她也一样。甚至对我这个公证员来说也无关紧要——我属于法律界人士，主要工作就是证明日期的准确性，为这个世界的财产所有证盖上合法的章，将每人对权利和义务的陈述变成铁的事实。而1835年夏末，我发现我的登记册里没有记录任何我死后还可以流传的东西，或者能留给我的侄孙及最初几任文书的孙辈们的东西。我好像只写了一些乱七八糟、平淡无奇的

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毫无趣味，并且与事实相差甚远，就像我的顾客一点都不了解我内心的骚乱一样。这些文字既不能向他们保证任何事情，也无法向他们提供合法或不合理的证据。一无所能，除了承诺他们有朝一日也会像我这样满嘴都是烟味，从早晨醒来一直持续到深夜。我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境况，我希望人人都有这种体验。睡意……可悲而又幸运的睡意，我只喜欢你，渴望你，要你，整个夜晚，我好像从不曾爱过女人或对一个女人产生过欲望。当然，除了弗洛拉以外。一个男人如果不愿为弗洛拉的幸福去做一切，他就算不上是个男人。而一个男人如果不曾为使她重新获得幸福而去做一切，也不配男人的称号，特别是这个女人是因为他不在身边而不再感到幸福。

* * *

1832年4月10日，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给我和许多人发了邀请，她去邮局穿越雅尔纳克城里那些小街时没有被任何人看见，也没遇见一个人，邀请信盖的章让我那衰退的记忆想起一件事。马尔热拉斯家族的纹章是一头站立的狮子，背景是变幻不定的天空下的一片麦田，题名深奥难懂：“非德即恶”^[1]。我大概是在公证人事务局的档案室里见到这个纹章的，我好像突然又看见一辆四轮双坐篷盖马车在一片红光中飞奔而去，车上坐着无关紧要的子爵夫人和不起眼的子爵，他们离开了马尔热拉斯城堡，离我的事务所大约五里地远。后来我想起那时我不过三十岁，法国大革命的美景可能来自于我的教女的历史笔记。从德斯蒙德·奈特的寡妇发出的这封请帖，我得知她要开放马尔热拉斯家位于雅尔纳克城的庄园，还说很高兴在那儿接待我以及“她没有机会和荣幸更早结交的所有朋友”。

[1] 原文为拉丁文：Virtus sive malus。

她在邀请人一栏还写上了她父母的名字——奥东和布朗什·德·马尔热拉斯，他们两年前在诺福克^[1]去世了。只要我稍微相信一点冥世，他们准会为我的到来高兴的。弗洛拉的父母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最终结成伴侣，血亲关系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恶果。只不过弗洛拉是马尔热拉斯夫人第十一次怀孕才留下的孩子，母亲的身体因多次流产而彻底垮了。让弗洛拉伤心的是，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便离世。这双重打击是紧接着丈夫的突然去世而降临的，弗洛拉于是决定离开英国，来到她不熟悉的法国，来到这个除了几个可靠、忠诚到盲目崇拜地步的佃农外她一无所知的外省。多亏了他们，她父亲的城堡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总之，昂古莱姆及附近所有人都突然得知有一个跟城堡一样名字的马尔热拉斯小姐，还听说这位小姐是个寡妇，很有钱，就要来我们这儿定居了。有些人自以为比别人知道的多，但说的都跟事实不符，纯属编造，完全是冬末时节外省人因霜冻待在家中无聊而胡思乱想的产物，这里略而不提。至于我，因为我祖父是马尔热拉斯家的公证员，我收到另一份请帖，她非常有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下周起探访城堡。

[1] 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

于是，我在 1832 年 4 月 15 日去了城堡。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一行字：三个钟头马尔热拉斯。中间没有标点符号，字体刚劲，出自一个年轻男子的手。啊，不，命运并不总是利用预言者让人知道它的诡计，或者预言命运的人已经厌倦了，不愿再看见我们这些头脑迟钝的可怜人。尽管如此，那天我还是骑着那匹漂亮的栗色马欢快地向马尔热拉斯家走去，那是个大晴天，城堡前的那片树林散发着铃兰的香味，草地生出一片绿绿的嫩草。春天的阳光下，被杨树环抱着的城堡虽然是圆形的、古典式的，在我看来却是那么的可爱。两匹黑、白色漂亮的马在草地上嬉戏着；它们是那么黑，那么白，我的双眼紧盯着看了一会儿。就在这时，弗洛拉·德·马尔热拉斯出现在城堡门口，伸着手向我走来。我受宠若惊，赶紧朝她的手弯下身子。一看到她的手我就明白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女人，而当我正面看她时，我发现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又细又长；肌肤同少女的一样细嫩；她脸部轮廓柔和，嘴角带着微笑，亲切却又不乏果敢；她的脖子和手都很细长；满头金发，身材窈窕，眼睛很有神；标准的女低音；还是个性情开朗的人。我发现她身上的这些优点后，真想马上跟她结婚，和她生孩子，爱她，用一生去呵护她。我那时虽然还是个涉世未深的老男人，却愚

蠢地爱过一个没有良心的女人。但这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并不冷酷，但也不是个有激情的人，不可能轻易爱上一个女人。我的感情比我的身体来得慢，但我的思想比我的感情还要慢。所以，当我差点对弗洛拉说“嫁给我吧”，而不是“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真的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这足以让一个胆怯的人吓了一跳，也许还会让一个大胆的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 * *

我没再打开笔记本，这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文字或回忆，或两者的结合体，都具有危险的效应，总之都是痛苦的。我要在白纸上结束这篇与弗洛拉相遇的故事，我看见那些蓝色符号离我而去，消失了。我看见这一页页犊皮纸飞走了，我的记事本上的纸张飞走了，一页页情书飞走了。秋叶在飞舞，那是时间之叶，我有些颤抖地站在草坪上。我闻到来自牧场草儿的味道，闻到弗洛拉手上更为复杂的香水味，我仿佛听见我的马频频仰头时马嚼子碰到我后背发出的清脆的撞击声。我看见弗洛拉蓝色的眼睛，充满喜悦和浪漫的眼睛，我看见我的青年时代，她的青春。我又想起曾经想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那个疯狂的念头，而我最终并没有说出口，这真是一件令人可笑而严肃的伤心事，一种愚蠢而又合乎情理的遗憾，这使得这个充满阳光和阴影，夹杂着各种气味的回忆突然变得难以忍受，我差点因此中断写这个故事。然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又写了起来，尽管我讨厌痛苦的感觉，尽管我不喜欢献